

赏心悦目

漫画品读笔记

SHANGXINYUEMU
Manhua Pindu Biji

陈星 □ 著



西泠印社出版社

赏心悦目

漫画品读笔记

SHANGXINYUEMU

Manhua Pindu Biji

陈星 □ 著

西泠印社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赏心悦目：漫画品读笔记 / 陈星著. —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4.9

ISBN 7-80517-779-1

I . 赏... II . 陈... III . 漫画—鉴赏—世界
IV . J21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89700 号

赏心悦目——漫画品读笔记

责任编辑：张月好

责任出版：李 兵

封面设计：项瑞华

出版发行：西泠印社出版社

地 址：杭州解放路马坡巷 39 号（邮编：310009）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杭州余杭华兴印刷厂

开 本：889×1194 1/32

印 张：4.625

印 数：00 001—3 000

版 次：2004 年 6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517-779-1/J·780

定 价：11.50 元

由于本书引用图片较多，个别图片的版权未及事先落实，请有关版权人见书后与本社联系。

自序

漫画是绘画类别中最为活跃的一个品种。然而相对于其他绘画品种而言，尽管漫画作品被各类报刊普遍采用，各种漫画集也在书店里多有所见，但对它的研究和赏析评介则相对较少。这种现象很像文学样式中的小品文或杂文。人们长期以来可谓不惜笔墨对文学史和各种文体进行深入的研究，几乎各种文体都有很多理论著述，包括散文理论，唯独散文中的小品文和杂文，人们研究得很少。美术界也一样，各类画种都有不少理论著作，唯独对漫画的研究较为粗浅，理论著作也很少。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漫画很像文学中的小品文或杂文，内容、形式、功能等都有相似之处，是契合时事，反映社会人生的重要艺术手段，被广大民众充分认可。

最近两年，我为本科生上“漫画艺术与欣赏”选修课，又为研究生讲述“丰子恺的漫画创作”课，在教学的实践中，我发现大学生对漫画具有浓厚的兴趣，但又普遍缺乏漫画的基本知识，就连美术专业的学生也不例外。为了配合教学的需要，满足学生的要求，我编写了一部《漫画艺术与欣赏》讲义。

又撰写出版了一部《丰子恺漫画研究》，前者是授课教材，后者是漫画家个案研究的专著。虽然如此，我却觉得仍然不够。为了适应青年和学生日常品读与欣赏漫画的需要，还应该有一部既能够欣赏漫画作品，又可从中学会理解社会、演绎人生的普及型漫画鉴赏图书。这本《赏心悦目——漫画品读笔记》就是为此目的而撰写的。

漫画是与社会人生结合得最密切，反映人生世象最为及时的绘画品种。它运用各种表现手法，以其特有的幽默、讽刺、抒情、描写等要素感染人心，唤起人们对某世象以充分注意。我写这部书，当然要以画例为话题，并作必要的评介和赏析，但我不希望我的文字仅停留在具体的作品上，我也要求我的文字能具有漫画的品性，就某幅或某类具体的画例作必要的演绎和发挥，其目的也正像漫画的功效一样，或使人们对某个或某类世象作充分的留意，或能引导读者从具体的画例中了解更丰富的人文知识和社会生活信息。

作 者

2004年5月1日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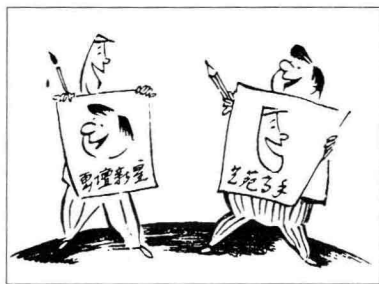
自序 /	1
名人录 /	1
赈灾的联想 /	4
从《存吴氏之面相种种》说	
“春柳双子星” /	7
漫画鸟与漫画 /	23
陈师曾的漫画 /	29
潇洒的背影 /	31
传销与搭派 /	33
从洗地球到削地球 /	35
无题漫画 /	37
电脑漫画 /	39
文人画像 /	41
漫画在日本的发展 /	44
杜米埃的贡献 /	46
四菜一汤 /	48
读两幅肖像漫画想到的 /	50
画风的效仿 /	52
想到了那一地萝卜 /	60
三个女人一台戏 /	64
三只眼与七只眼 /	66
天然美 /	69
“露臀”与“露沟”的话题 /	73
“三毒文化”之一毒 /	76

三年前的花瓣 /	79
落谷虹儿笔下的温柔女性 /	81
潘金莲的裹脚布 /	84
竹久梦二的美人画 /	86
摇头丸 /	91
“三毛之父”的一幅早期漫画 /	93
人性化设计 /	96
头发漫画 /	98
作弊问题 /	103
沐浴文化 /	104
日本女性的地位 /	110
某种医生 /	112
“这是上帝创造的” /	114
征婚 /	116
减肥 /	118
爱的温度 /	120
公私两便 /	122
路边的野花不要采 /	124
也是一种足浴 /	126
广告的错位 /	128
“莫愁”的代价 /	131
童年与故乡 /	134
老公寄存处 /	136
《涩女郎》与朱德庸 /	138
漫画的夸张 /	141

名人录

王树忱是我国著名的漫画家。他的一幅表现相互吹捧的漫画《彼此彼此》很可以让人联想到如今社会上经常出现的所谓“名人现象”。某学者或某企业主取得了一些成就，恰当的宣传无可厚非，但如今这样的雅事稍不慎便会变得十分之俗。比如如今文学界与企业界变得亲热起来了，其中原因不排除以钱换名的互利互补。某类企业家为了满足早出名快出名的欲望，不惜成本，不顾颜面，大笔一挥，支票一扔；文人收了阿堵，总也要报之以李，管你的金钱陷阱有多深，跳将下去还不至于爬不出来，于是同样也是大笔一挥，传记写得连传主自己都觉得后怕。华君武先生有一幅漫画讽刺某类人出自传：“何方尊神？”“我就是自传里的你。”

“名人现象”中，“名人录”满天飞也是一大景观。某学者或某艺术家因在某项事业上取得重大成绩而被载入《世界名人录》，于是我们为之而高兴，同时又有几分羡慕。这些年我国不断有这样的学者、艺术家入选，此乃振奋人心的喜事。然而近年来见到几册国内甚至国际的“名人录”，展读之后实在令



彼此彼此 王树忱作



“何方尊神？”“我就是自传里的你。”
华君武作

人感到惊愕。这些集子中所列大多数的“名人”，别说名不副实，即便是他们的尊姓大名也从未被人知晓过。我想自己在学界艺术界多少也混了一阵子了，怎么就没听说过这许多“名人”呢？我自己应该还算是个谦虚之人，但在这个问题上，我实在不愿意承认自己孤陋寡闻。

就说一部收入全国青年书法百位名人的集子吧，在集子中收入的几位其实就是我的朋友。他们热爱书法，这我是知道的，有的经过努力虽也进步不小，但若对他们作一个公正的评价，充其量也只能算是初学者。那么他们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名人”了呢？前数日巧遇其中一位“名流”，我自然也“虚伪”地对其恭维了一番，可他却是苦笑不止。经过一阵脸红，他倒如实说出了真情。原来某青年书法团体与某出版社订下合同，付足一笔钱款便可出版一册名人录。于是乎，他们四处散发征求“名人”的告示，说是只要每人交足100元钱，再负责包销二十本价格惊人的“名人录”，便可晋升为“名人”了。我私下作过盘算，一百位“名人”的“买名费”，外加购书款，这两项就已经是一笔不小的数字，不要说其他方面的推销成绩，仅此即可应付印刷费、劳务费，还有可观的“创收业绩”了。实可谓无本万利。

由此我又想到了近来报载的许多事例。一位退休八年的原图书馆长收到一封来函，

说只要交纳一本名人录的书款即可入选《中国图书馆长名录》；一位编辑收到一份表格，说只要“自行填写”，并附上简历、照片，再汇上80元书款便能荣登全国名编辑名录……试想，全国大小图书馆和大小报刊、出版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的编辑成千上万，若这些编者如愿以偿，他们不腰缠万贯才怪呢！

面对这种“名人录现象”，有人已经提出了三忧，即一忧其质量不高，审查不严；二忧其劳民伤财，增加有关单位的经济负担（因为许多人是用公款“买名”的）；三忧加剧出版业内部的失衡状态。其实，我认为这里还起码再加上三害，那就是一害社会，造成虚假的社会风气；二害读者，使许多善良的读者受骗上当；三害“名人”自己，客观上也容易使他们养成沽名钓誉的坏习气。

目下假酒假药的事件仍时有发生，现在精神文化市场上也多了一批假名人，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荣誉垃圾 [摩尔多瓦]维克托作

赈灾的联想



赈灾大员 廖冰兄作

《赈灾大员》是廖冰兄先生的一幅漫画，发表于1948年，表现的是某些官员借赈灾的名义大肆敛财，置真正的灾民生死于不顾。其实这类情况在各个历史时期、各个国家都有。此等丑恶的现象在今天也没有绝迹，别的不说，仅从这些年来媒体披露的事件就足以触目惊心。这类人的存在，无疑会使真正的赈灾行动受到或无形或有形的阻碍，最终受害的还是那些急需获得救助的贫困灾民。

我曾写过一本书《心灵的微笑——慈善老人严宽祐》，写的是香港福慧慈善基金会董事会主席严宽祐先生多年来无私奉献，资助内地学生就学、救助各地灾民的善行义举。书是写给读者看的，为的是让更多的人了解严宽祐先生，参与慈善事业，而我本人也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受到了很大的教育。

严宽祐先生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很早就皈依佛门，且在他的经历中无数次为佛教事业作出了特有的贡献。他青壮年时在香港经商，曾有一段时期还是与目前的香港首富李嘉诚先生在经商业绩上难分伯仲的商界弄潮人。在严宽祐经商最成功的时候，他居

然令凡人难以理解地隐居美国，复又开拓当地的佛教事业和慈善事业，休斯顿市政府向他颁发了荣誉公民暨亲善大使证书。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严宽祐开始在祖国大陆从事慈善事业，尤其注重助学支教。为了实现他的理想，就在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一些持犹疑态度的人离开香港之时，他居然从美国返回香港，并成为香港的永久居民，还成立了福慧慈善基金会——香港回归祖国后成立的第一家面对祖国教育和公益事业的慈善机构。这五六年来，严宽祐先生不辞辛劳地奔波于祖国的大江南北，扶贫济困、问寒问暖。被他资助过的人，数量之多，分布地域之广，持续时间之长，都是令人慨叹、众口赞誉的。

严宽祐的慈善行动遍及美国、泰国及祖国大陆和香港、台湾地区。有一件事十分感人，他20年如一日默默地向香港大屿山修佛者提供水电费，至今受惠者还不知道是谁在帮助他们。严宽祐说：“金钱是身外之物，既然是身外之物，不应该与拥有者同枯朽。它应该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让社会受益，给需要它的人享用。”他有句名言：“捐难舍之财，役所爱之身。”他将乐善好施视如珍惜自身一样庄严神圣。他以感恩、惜福、惭愧和结缘为做人的四个原则，以一颗宽广的包容心看待社会，看待人间这个有情世界。

对照像严宽祐先生这样的慈善家，真



严宽祐夫妇与受资助的小学生们在一起



见了此照，你会体会贫困地区孩子的生活状况



不知那些“赈灾大员”们会有何感想？在这个世界里，物质财富固然是不可缺少的，但财富必应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创造来获得才有意义。不劳而获已是可耻的了，而借赈灾之名敛财害命，那简直就是万恶不赦的罪过！

每年冬季，福慧慈善基金会都会向贫困地区民众发放救济粮。这是少数民族山民领取救济粮时的情景

从《存吴氏之面相种种》 种》说“春柳双子星”

1912年4月7日《太平洋报》上发表了一幅别致的漫画《存吴氏之面相种种》，作者是李叔同，画得则是他在东京美术学校时的同学曾延年。该画画在一张明信片上，画上有12个表情不同的头像。每个头像都由两部分组成：眉和眼，是“曾”字的上半部分；嘴则是“曾”字的下半部分——“日”字。12个不同表情分别表现曾延年的喜怒哀乐，可谓幽默诙谐。画作发表时，李叔同有一段文字说明：“原画为明信片。己酉夏日，存吴氏暂归蜀中，息霜氏自日本东京寄归者也。”可知此画作于1909年夏。从表面上看，这幅画是曾延年各种表情的“大聚会”，实则反映了李叔同对他这位同学的深切了解。

李叔同留日期间与曾延年共同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他们两人在事业上互为同道，而个人之间的友情亦较深厚。在以上这些方面，研究者从来未曾存疑。然而，至今研究界对他俩关系上的研究，似还未深入。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对他俩的介绍文章时有所见，一些论著中在谈及李叔同留日生活或中国话剧之开端的章节时略有表



存吴氏之面相种种

李叔同作



李叔同（左）与曾孝谷戏装照

述，但我们至今尚未见有一篇专门研究他俩之间关系的学术论文。

李叔同其人，人们或许并不陌生，而曾延年其人，则不会是多数人所能了解的。有关曾延年的生平资料，在戏剧研究者的有关论著中有过若干择要的表述，但这些表述，一般均择其要者加以说明，尚缺乏梳理和辨正。《辞海》中的曾延年条目是这样写的：“曾孝谷（1873～1937），中国早期话剧（新剧）活动家、剧作家、演员。名延年，号存吴，四川成都人。清末赴日本学习美术，1906年与李叔同等在东京创办综合性艺术团体春柳社，并参与演出。曾在《茶花女》中饰演阿芒等。1907年根据美国作家斯陀夫人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的林纾、魏易译本改编剧本《黑奴吁天录》，由春柳社上演，被认为是中国早期话剧的第一个剧本。回国后离开舞台，在四川执教。”作为辞条，如此简洁地表述可以理解，但就是在这简洁的文字中，事实上也有值得商榷之处。比如曾延年逝世的时间等。就笔者所知，在介绍、归纳曾延年生平时，殴阳予倩在《回忆春柳》、陈丁沙在《春柳社史记》等文章里都有许多详细的文字介绍。这些文字有时还写得十分形象生动。为此，笔者以为，若要对曾延年的生平作一较为详细的确认，有必要先择一成型的“文本”，继而根据其他学者提供的有记载的资料加以补充。同时也提出应该存疑的部



李叔同扮茶花女剧照

分。笔者采用的“文本”即陈丁沙《春柳社史记》一文中关于曾延年的介绍文字。这段文字大约有一千字。笔者将其归纳整理，在排除主观评价的文字后，得出的基本情况如下：

曾延年，字孝谷，号存吴，成都人，除爱好戏剧外，兼善诗文字画。他身量较矮，双目无神，谈起话来，滑稽幽默，诙谐自如……

他居住北京多年，能唱二黄，旧剧看得也很多……他在明治四十四年（1911年）由美术学校毕业，和李叔同是同班同学。照此推算，他在校期间应是明治三十九年9月到四十四年3月。当时油画科的班长，直到毕业都是山口亮一先生……曾孝谷也许是由于比日本学生年长，言行老诚朴实，有“好好先生”之称。他善于和日本学生交往，有时到甲州去，有时也参加去修善寺的写生旅行，下起雨来就闷在旅馆里唱中国歌曲……在《黑奴吁天录》的演出里，戏单上写着曾孝谷扮演汤姆和韩德根以及一个男仆，他前后演了三个角色……第一次演出《茶花女》时，曾孝谷以饰阿芒的父亲而获得好评。从他扮演的不同角色，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戏路是很宽的。

春柳社是他和李息霜共同发起的……他和日本新派戏接触最早，和藤泽浅二郎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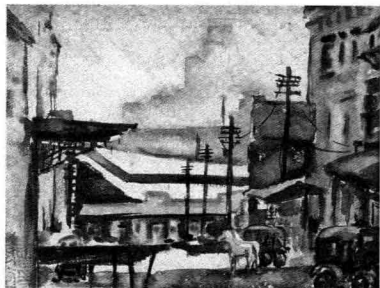
曾孝谷素描作品之一

朋友……

明治四十一年五月（1908年），日本新派剧合作公演《月魄》，报上曾宣传要由中日两国演员共同演出，曾孝谷、陆镜若都参加了的……这次曾孝谷只不过扮演了陆军演习时的士兵，而并不是什么重要角色。

欧阳予倩说：“他（曾孝谷）在日本的时候，始终和我们演戏，回国后很想组织剧团，没有成功，在上海新新舞台（即天蟾舞台）和任天知混过几天，当然不会合适。那时候所谓文明新戏，完全不用剧本，他如何跟得上？他一气就回四川去了。回到四川以后，仍然不能忘情，办了一个旬刊，并常常和我通信，可是没有机会再干舞台生活了。”

据东京美术学校的同学录记载，曾孝谷逝世于大正十年。



曾孝谷水彩画作品之一

陈丁沙以上介绍，明显错误的有：1、曾延年入学的时间是1906年10月而不是9月，离校时间是1912年3月8日而不是1911年3月（根据东京艺术大学档案）；2、曾延年逝世的时间，目前有记载的有二说，一为1937年，一为1936年，但不是“大正十年”即1921年。根据陈丁沙的这段介绍，笔者现根据其他学者的相关文字，姑且就其生平概括如下：

曾延年（1873~1936），字孝谷，号存